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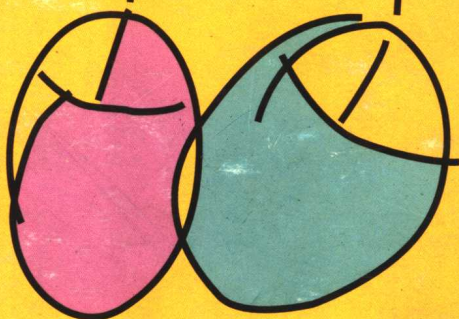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是两个人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。

我们年龄相当，臭味相投。

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。

我们既不相爱，也不相恋，我们陌生得甚至连擦肩而过的可能都没有。

网络给世界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可能，种种可能都可以把人诱惑得一塌糊涂。



某男 某女

青岛出版社

卫捷

木每

著



某男某女

卫捷 木每 著

青 岛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某男某女/卫捷,木每著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02

ISBN 7-5436-2663-2

I. 某... II. ①卫...②木...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8855 号

书 名	某男某女
编 著 者	卫 捷 木 每
出版发行	青岛出版社
社 址	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
邮购电话	(0532)5814750 5814611 - 8662
责任编辑	杨 慧
封面设计	若 谷
印 刷	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出版日期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,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1/32(850×1168 毫米)
印 张	10.25
字 数	220 千
印 数	5000
ISBN	7-5436-2663-2
定 价	16.80 元



我们是两个人。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。我们年龄相当，臭味相投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。我们既不相爱，也不相恋，我们陌生得甚至连擦肩而过的可能都没有。

网络给世界制造了无穷无尽的可能，种种可能都可以把人诱惑得一塌糊涂。所以，我们凑到了一起。

我们都是写字的人。在我们看来，写字就是一种发泄，没有人会因此受到伤害，也没有人会因此得到幸福。

我们都是快乐的人，快乐得在酒前酒后被人左呼右唤，经常靠意志与酒精顽抗。我们爱这种嚣张的盛宴。

我们有时候玩世不恭，有时候又认真得像伪君子。我们从不指望被人热爱，我们也不会去热爱别人。

除了这些，我们完全不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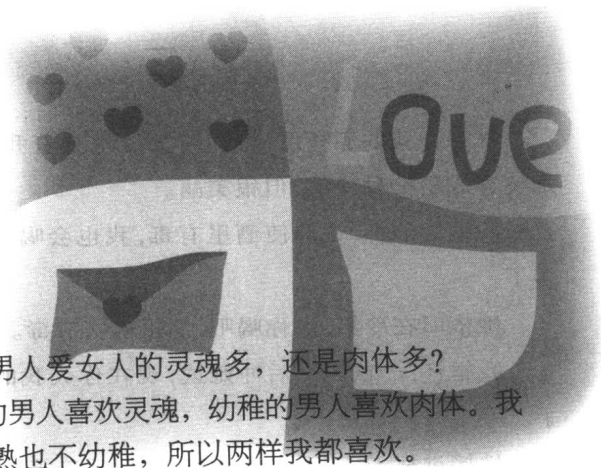
他是男人，我是女人。
她是女人，我是男人。



Contents

目录

爱情病人	卫捷/2
三度空间	木每/19
落地窗外的男人	木每/34
皆在一瞬间	卫捷/41
不存在的藉口	木每/54
飞蛾投火般的爱情	卫捷/60
勾引	木每/80
爱你才不跟你结婚	卫捷/90
相约千年	木每/118
TRY	卫捷/147
前生后世	木每/162
什么都无所谓	卫捷/185
都市间飘浮的精灵	木每/210
花好，月不圆	卫捷/282



木每问：男人爱女人的灵魂多，还是肉体多？

卫捷答：成熟的男人喜欢灵魂，幼稚的男人喜欢肉体。我
既不成熟也不幼稚，所以两样我都喜欢。

卫捷问：女人爱男人的钱呢，还是爱男人的人？

木每答：要不然爱钱要不然爱人，反正总得爱一样。

不管比例多少，只要加起来能达到爱情的
标准基数就行了。

爱情病人

卫捷

我是一个病人，明知爱情是一杯毒酒，可是依然高兴地端起，面带笑容一饮而尽。

—

林琳把我的酒杯倒满，面带笑容地看着我，在月光的映射下，那笑容成了一种冷笑，但很美丽。

我端起酒杯，说即使酒里有毒，我也会喝下去的，我欠你的太多了。

她依旧在冷笑，说你喝吧，酒里确实有毒。

我举杯，一饮而尽后冲她说，现在你欠我的了，你欠我的太多了。

她接过杯子，随手在地上摔碎，然后冷笑一声说，你是个病人。

二

我从睡梦中醒来时，阳光已经明媚地塞满了整个屋子。这是一个夏天的中午，热浪如潮。林琳给我打来电话，说她去银行把存

折里的钱都提了出来。她在电话里说,我知道这样做挺对不起你,我知道这样做你会很难过,但我现在确实需要钱,只好对不起你了。就算我欠你的,但我会还给你的。

我说那你就滚吧,有多远你滚多远,永远也别再让我见到你,否则有你好看!

她扣了电话,扣电话之前她说的还是那句话:你是个病人!

三

这是一个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,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故事。

我认识林琳的时候,她已经三十岁了,还没有结婚。

我认识她时是一个下午,阳光很毒,她穿着一身连衣裙,颜色很刺激,使我没理由在陌生人群里不注意她。

那是一个与环境有关的什么讲座,地点是当地的一家大型化工厂。我是被作为嘉宾请去发言的,我本想正儿八经地做一番讲话,为此我已在家准备了不少材料。可事实上那些材料根本就用不着,在我之前发言的嘉宾胡说八道起来一个比一个狠。这种环境下我要再按预定的材料发言,就显得与这场会议的气氛不相符了。于是,我没有按照准备的材料大纲发言,而是随心所欲漫山遍野地开始乱说。

实在没有想到,我的发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,不仅使我得到了满场的掌声,还让我引起了她的注意。她是这家大型化工厂里的厂长助理,晚上的饭局由她陪着。

她的皮肤很好,尽管已经三十岁了,可她的皮肤依旧充满光泽



充满弹性。她的身材很好，尽管已经三十岁了，可她的身材依旧很魔鬼很动人。她保养得很好，尽管已经三十岁了，可她浑身依旧充满了少女的体香与健康。

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是在全面接触她之后才这么说的。

那天的饭局上我很活跃，不停地劝大家喝酒也不停地给大家讲笑话，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包括我在内的大家喝得都挺多也挺高兴。到饭局结束时，她是整桌惟一个清醒着的女人。

散席时我跟她单独交换了名片，她特意用笔在她的名片上写上了一组号码。她说这是她家里的电话，有事我可以打这个电话。

我没有浪费那张名片，很快我就拨通了那个电话，我所说的“很快”的意思指的是当天晚上，12点左右。她接到我的电话丝毫不惊讶，这使我觉得她早有预谋。

那天晚上我们聊得挺多，面子撑得也挺大，我们谁都不想让对方小看，于是就谈起了一些高雅的话题。从WTO到MBA，从尼采到叔本华，直侃到东方发白这才住口。

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，职业的自由可以让我拥有很多时间。除去为必要的衣食住行而奔波之外，我仍拥有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。那一时期，我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都给了林琳，这使得她与我的距离越来越近。

一年之后，她嫁给了我。理由很简单，她不年轻了，我也不年轻了，就是最好的理由。

这是故事的开始，很普通，毫不精彩。

四

这一年里我知道了另一个故事，这是一个关于法国鹅肝酱的

故事。鹅肝酱一直就是一道美味，在这道美味中法国鹅肝酱更是上品。但法国鹅肝酱的制作过程却让人心碎。

美丽的女人挑选了一只特别健康的鹅，然后每隔上几天就会让他痛饮一顿美酒。他很快上了瘾，既对美丽女人面对他时的表情上了瘾，又对美丽女人手里的美酒上了瘾。很快，他在欣赏女人的美丽中得了酒精肝，肝一天比一天不健康地增大，很快就超过了应有体积的几倍。

终于有一天，肝的体积达到了美丽女人的要求。她要杀他并取走他的肝，对美丽的女人来说，他的肝的价值已经超过他生命的很多倍。

这是最后一次，美丽的女人来到他面前，手里端着最后一杯美酒，不，她手里端着的是最后一杯毒酒。喝完这一杯，他就要献出自己的肝，永远离她而去了。

望着美丽女人的笑容，明知那是一杯毒酒，他依然高兴地面带笑容一饮而尽。

他在夕阳下仰天而叹，他在黄昏里疯狂而舞。那天空也为他而忧郁，那湖水也为他而悲伤。美丽的女人不忍看他，掩面而走。

他筋疲力尽，在黄昏里颓然倒地，发出最后的呻吟。

美丽的女人重又回到他身边，她的眼角还带着眼泪。她轻轻地抚摸他冰冷的身体，摸准了肝脏的位置，然后她掏出刀子，稳而准地扎了下去……

爱情的尽头，就是含笑饮毒酒。

五

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林琳在很多地方表现得很年轻，年



轻得都有些异常。

她喜欢逛街购物，拉着我一逛就是一整天，我累得都要虚脱，而她却脚步轻盈得如同一只小天鹅。她购买欲特强，我怀疑她是购物狂。每次逛街她都没命地在商场里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什么也想买什么也都买，也不管能不能用得上。这么说吧，我家铺的是大理石，可她却买了个地毯专用的吸尘器。我家没有微波炉，可她却买回一大堆微波炉专用的盘子。我家没有汽车，可她却买回一大堆汽车专用的清洗剂。从以上证据得出一条结论，她购物没有理由，只凭喜好，只要看着顺眼就行。

她喜欢花钱，而且花钱不眨眼，特别是花我的钱。在街上闲逛的时候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只要她看着顺眼，她就会毫不客气地买下来，而且一直不肯在我面前后悔。对此她这样解释：年轻时她穷坏了，逛商场的时候只能看不能买，别提有多心酸了。现在好了，她结了婚，有了男人，也有了钱，可以把以前失去的都补回来了。

她还喜欢看电视，她可以坐在电视机前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，连厕所都不去。她看起电视来也与众不同，她一刻不停地换频道，哪一个频道也不多停留，哪一个频道也看不完整。

后来，她又喜欢上了跳舞，而且是在街头那种露天舞厅里跳舞。在她所有的喜好里，这一条是我最不能容忍的。但对她而言，这一条却是最让她上瘾的。晚饭过后，她会在镜子前为自己打扮半个小时，把自己装饰得更为年轻。然后，她会带着一身香喷喷的香水味离家而去。

最初，我认为这种跳舞不过是一种普普通通的体育项目，但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她在跳舞的过程中认识了别的男人，而且还与别的男人做了跳舞以外的一些事……

这仍是故事的开始，跟大多数相同家庭的相同经历一样，很普通，毫不精彩。

六

我找到林琳时，她正在会议室里开会，我在门外等了一会儿，有些烦，就推开门走进去。这个会议的主题肯定跟迷糊有关，发言的人与听发言的人都昏昏沉沉。我的不请自来使他们顿时头脑一清。

我走到林琳面前，冲她说，你还给我，你赔我。

她很吃惊也很纳闷地看着我，还你？赔你？我还你什么？我赔你什么？

我说你欠我的，至于你欠我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有数，大家都不是小孩子，用不着我来提醒你。

她说你别胡闹，我这儿正开着会呢。

我说你欠我的跟开会两码事，谁也不耽误谁的事。

她说你这是故意的是吗？你故意来胡搅蛮缠是吗？你故意这么做想让我在同事面前丢脸是吗？

我说我不管别的，我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，至于你的事嘛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对我来说，只要我舒服了我过瘾了我高兴了，就没必要再去管别的。至于你不舒服你不过瘾你不高兴，那是你的事，和我无关。

她说你这是无理取闹，我不理你。

我说你应该学会讲理，你欠我的，所以你要还我的，这很公平。会议的主持人打断了我们，他说现在正开会呢！你们这是家



庭内部矛盾，要解决你们回家解决去，要吵架你们也回家吵去。

我和林琳一起反驳他，你错了！我们现在不是一家子了，我们离婚了。

她会也不开了，拎着她的小挎包走上了街头。我在她身后跟着，谁都不说话，都觉得没必要再说话。我们穿过三条马路，经过五家商场，然后左拐右插来到了家里。

我们仍回到家里，这所两室一厅的房子是我们争论的焦点。房子是我们结婚之后买的，登记时用的是她的名字，原因是我的身份证丢失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为我现在的生活埋下了足够的祸根。

现在我们尽管离婚了，可谁都不愿意离开这所房子，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出发，都觉得这所房子应该属于自己。所以，现在我们仍住在这所房子里，仍算是同居，惟一与以前有所不同的是，我们现在是分在两个房间住而已。

她打开冰箱，从里面倒了满满一杯冰水，一口气灌下之后问我，你为什么要到我单位里去闹？

我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

她哼了一声，这么说你是成心的了？你成心要跟我过不去了？

我说这是没影的事，咱们好聚好散，好分好合。

她说那你还跟我闹什么？

我说谁闹了？我在为正事而忙碌，咱们好聚好散没错，可前提是总得物归原主吧？我的东西你拿着也不合适吧？

你的东西？你说清楚了，我到底拿你什么东西了？我到底欠你什么？

你要这么说就没劲了。你欠我的太多了，还得我一样一样给你列出来？算了，我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，你挑最主要的还给我就

行了。

她又倒了一杯冰水，又是一饮而尽，她说，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！

我说在这事儿上谁都会有自己的理，谁都会觉得自己委屈，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，但现在讲的是我的理。

她说我要睡觉了，你离开这个房间，不要忘了，咱们已经离婚了。

我离开她的房间，出门的一瞬间，我一字一顿地告诉她，这，就是你欠我的。

早晨醒来，林琳正坐在客厅里吃油条，见我出来她说，我没准备你的早饭，咱们已经离婚了。

我没管那么多，坐在她对面拿起油条就吃，我对她说，你欠我的。

她狠狠地白了我一眼，然后扔给我一张纸条，那是一张借条。她说，我欠你的钱都写在上面了，现在咱们该两清了吧？该谁也不欠谁的了把？

我没理她，只顾自己吃。吃完之后我跟她说，这玩意儿没用，现在欠钱的是大爷，要钱的是孙子。我不想当你孙子。

她抬头白了我一眼，你爱要不要，反正我现在没钱还你，你看着办吧。

我说那好办，睡一晚上一百块，咱们按次来，有那么三年五年就还清了。

她冷笑了一声，不要钱的时候你都不愿碰我，何况要钱？

我说，这你不懂，性质变了情绪就不一样了，野花与家花最明显的区别就是野花要钱，而家花不要钱。



她说随便你，反正咱们已经离婚了，我随时都可以告你强奸。

我说，你这样就没劲了。

她说，我一直就没劲。你更没劲。

七

林琳尽管嘴上说这事没劲，可晚上还是睡到了我床上。我觉得这是因为开出的价码太有诱惑力。虽然一晚上一百块的价位有些低，可每天都有一百块入账，这就应该算是一个大活儿了。我相信夜总会里的小姐都会赞成我的想法。

这个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了些酒，身体里自然而然地释放出一种野性的冲动。于是我在床上表现得很好，好得都有些过头，以至让她的呻吟声都充满了高潮。

整个过程完了之后，她问我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是不是吃了伟哥？

我说我一贯如此，只是你以前没有注意到罢了。以前咱们的精力都不在对方身上。

她说你这个人如果不是上来一阵神经质的话，咱们根本不会闹到今天这一步。

我说今天这一步并没有什么不好，起码我的感觉挺好，花钱买乐的感觉挺好。

她盯着我，怒骂了一句，你变态！

八

我相信快乐与痛苦是赌场里的大小点，参与者只有权掷出骰

子，却无权选择是大还是小。

我同样相信，赌场的各式机关甚至可以操纵整个结局。

我和林琳第二次见面仍然是在饭店。这是因为她在头天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有机会我一定捆着你请饭，让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。

第二天，我去找她，说我会让她捆着请饭，至于谁结账嘛，那得看谁先喝醉了。碰到分不清到底谁结账的饭局，我的一贯作风是迅速喝醉，那样结账的事就轮不到我头上了。

她笑了，说你不会当着我的面喝醉吧。

我说那可没有保证，其实我挺希望如此，再说要真当着我的面喝醉了，干些什么事就可以不负责任了。

她用手戳了戳我脑袋，你呀，真不知道这里面想的是些什么。

我说你这样理解我可就不对了，我其实是一个正直得不能再正直的热血青年。

她说你正直？你的正直得分目标吧？如果对方是个丑陋得不能再丑陋的女人，你才会正直吧，其他的嘛……

我说尽管咱们没认识多长时间，可你太了解我了。

她果然了解我，不仅了解我的酒量，还了解我的“品行”，我这里所说的“品行”是指一个男人在酒后所应具备的“品行”。她很轻易地把我灌醉，又很轻易地把我扶上她的床，然后我们很轻易地做了应该做的事。

事后我才明白，在这一天里，她操纵了整个赌局的导向。

九

林琳打电话时，我正在刷牙，说话时不仅口吐白沫而且语音极



不清晰，以至让她误认为我是别人。

她说你今天怎么舍得回来了？

我说这关你什么事？这是我的家，我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，你现在已经没权利管这事了。你别忘了，咱们已经离婚了。

她说当然没忘，我才懒得理你呢。我来找你是有别的事。

我问是什么事，如果跟钱有关就免谈。

她说就是与钱有关，不看在钱的份儿上，谁愿理你？我有条财路，想不想走吧？

我说那得看看是什么财路，你那两把刷子我太了解了，说吧，是贩鸡蛋还是倒油菜？

她在电话那端笑了起来，仅从声音来判断，她仍显年轻。她笑笑说这样吧，晚上咱们回家细说。

我说行，那今天晚上不能算钱。

她骂了一句，然后扣了电话。

刚刚刷完牙，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，是个陌生的男人打来的，说找林琳。我说她不在。可他仍不算完，没完没了地开始跟我聊家常，他问我知不知道林琳平时喜欢玩什么喜欢吃什么喜欢喝什么？

我听得直头痛，就告诉他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我是清洁工，来给她家打扫房子的。

可他仍没完，他说在房间里找找，看看她喜欢什么颜色喜欢什么玩具……

我听得心不在焉，就随手把电话扣下，然后把电话线扯下。

离开家后我在炎热中穿梭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，走得累了，便在一家有空调有沙发的鞋店里停下来。我摆出一副买鞋的架势